

西夏语中汉语借词的时间界限

聂 鸿 音

[提要] 汉语借词是西夏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借词借入有先后: 第一批是在6世纪中叶到7世纪中叶, 可以称为早期借词; 第二批是在9世纪末到11世纪中叶, 可以称为晚期借词。早期借词和晚期借词的区别突出地表现在声母上面。本文提出7条标准, 可以把大多数借词区分开来。

一

汉语借词是西夏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这批借词的研究始于1916年, 当时, 劳佛尔在其名作《西夏语——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中专设一节, 首次披露了西夏语中汉语借词的情况, ①只是限于所能见到的资料和西夏学的早期研究水平, 他仅仅列举了一些字例, 而未能进行较细致的探讨。80年代初, 随着西夏学的深入发展, 我们又见到了两篇有关这一课题的重要论文。这两篇论文分别出自龚煌城和史金波之手, ②题目虽然相同, 但论述的角度各异。史金波先生的文章着重探讨了借词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 and 实际使用情况, 龚煌城先生的文章则集中于语文学本身的论述, 只是后者提供的汉语借词有些尚可商榷, 把一批专用译音字误认为借词是其瑕疵。

值得注意的是, 龚煌城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了—个极为重要的事实, 即汉语借词是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输入西夏的。他认为: “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 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 保存中古浊声母及鼻音声母的中古音层及浊音已变清音, 鼻音已变鼻化浊塞(擦)音的近古音层。”在其文末的借词表里, 我们找到了四对有趣的例子, 可以证明早期借词和晚期借词在12世纪西夏语言中仍然同时存在。例如: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𐰚𐰆𐰏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号字(和)和2号字(和)、3号字(杂)和4号字(杂)、5号字(旋)和6号字(旋)、7号字(强)和8号字(强), 每一对字的韵母都完全相同, 但单数字是早期借词而双数字是晚期借词, 它们之间的语音差别仅仅表现在声母上。沿着这条规律, 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例子, 如9号字(bo)和10号字(pho)同借自汉语“蒲”, 11号字(yo)和12号字(xo)

① B.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2:17, 1916.

② 龚煌城《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4分, 1981。史金波《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当是借自汉语“盘”（并母）。14号字读若bo，见《文海》69.111，《文海研究》释“铄”，原注：“佛法赞现用铄铄之谓”，当是借自汉语“铄”（并母）。15号字读若do，见《文海》56.162，原注：“读诵也，文字看阅念诵之谓也”，当是借自汉语“读”（定母）。16号字读若da，见《文海》83.261，原注“通达也，通也，慕而前往之义”，当是借自汉语“达”（定母），17号字读若gio，见《文海》9.142，原注：“挖掘地畴中灌水用是也”，当是借自汉语“渠”（群母）。18号字读若gei，见《文海》20.161，《文海研究》释“旌旗”，原注：“行军为正将处所见显是也”，当是借自汉语“旂”（群母），《说文解字》：“旂，旗有众铃以令众也。”

晚期借词：19号字读若pho，见《文海》55.273，原注：“泽来水沟之谓”，当是借自汉语“泊”（并母）。20号字读若phei，见《番汉合时掌中珠》16页，原注“稗”，当是借自汉语“稗”（并母）。21号字读若tho，见《文海》11.211，原注：“同也，像也，似也，不异之谓”，当是借自汉语“同”（定母）。22号字读若the，见《文海》52.141，原注：“高高天上已电用之谓也”，当是借自汉语“电”（定母）。第23号字读若giu，见《文海》35.251，《文海研究》释“角”，原注：“犄角也，角也，头上出之谓”，当是借自汉语“觥”（群母），《诗经·小雅·桑扈》：“兕觥其觥”，朱熹《集传》：“觥，角上曲貌。”24号字读若giu，见《同音》24B42，原注：“劳苦”，①当是借自汉语“劬”（群母），《尔雅·释诂》：“劬劳，病也”，郝懿行《义疏》：“劬劳者，力乏之病也。”

二，汉语从、床两个声母在早期借词里是不送气浊塞擦音，在晚期借词里是送气清（塞）擦音。如：

早期借词：25号字读若dzi，见《文海杂类》15.271，原注：“聚也，聚也，聚集无缺之谓”，当是借自汉语“集”（从母）。26号字读若dzue，见《同音》34A75，原注：“罪状”，当是借自汉语“罪”（从母）。27号字读若dzo，见《同音》38A36，原注：“互助”，当是借自汉语“助”（床母）。28号字读若dzo，见《掌中珠》第30页，原注：“状”，当是借自汉语“状”（床母）。

晚期借词：29号字读若tshuen，见《文海》32.252，原注：“一切全聚之谓”，当是借自汉语“全”（从母）。30号字读若tshei，见《文海》43.113，原注：“福禄也，财也，此财者与汉语同”，当是借自汉语“财”（从母）。31号字读若ei，见《文海》75.252，原注：“吃也，又白？食口中有之谓也”，当是借自汉语“食”（床母）。32号字读若ei，见《同音》39A36，注：“涩（柿）味”，当是借自汉语“柿”（床母）。

三，汉语邪、禅、匣三个声母在早期借词里是浊擦音，在晚期借词里是清擦音。如：

早期借词：33号字读若zo，见《同音》50A25，原注“颂扬”，当是借自汉语“*颂”（邪母）。34号字读若ze，见《同音》48A66，《同音研究》认为借自汉语“邪”（邪母）。35号字读若zi，见《同音》53B54，原注：“同卖”，当是借自汉语“*市”（禅母）。36号字读若zio，见《同音》55B38，原注：“售卖”，当是借自汉语“*售”（禅母）。37号字读若yan，见《文海》32.151，原注：“暇也，空也，不办事务之谓”，当是借自汉语“闲”（匣母）。

切资料转写，声母是比较精密的，韵母则只取其大概，目的是避免印刷的麻烦。

② 本文所用《文海》及《文海杂类》的单字编号、译文都依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合著的《文海研究》（北京，1983）。

① 本文所用的《同音》单字编号及译文都依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1986）。

号字读若yai, 见《文海》45.111, 原注:“靴鞋也, 所穿之谓也”, 当是借自汉语“鞋”(匣母)。

晚期借词: 39号字读若 sie, 见《文海》48.123, 原注:“曲邪也, 偏斜也……不直之谓”, 当是借自汉语“斜”(邪母)。40号字读若si, 见《文海》13.122, 原注:“宣也, 说也, 言辞之谓”, 当是借自汉语“*辞”(邪母)。41号字读若can, 见《文海》32.221, 原注:“禅定也, 寂净也, 无杂乱处住宿之谓”, 当是借自汉语“禅”(禅母)。42号字读若ce, 见《文海》51.222, 原注:“成就也”, 当是借自汉语“成”(禅母)。43号字读若xai, 见《掌中珠》第14页, 原注“杏”, 当是借自汉语“杏”(匣母), 44号字读若xon, 见《文海》93.141, 原注:“色容颜之谓也”, 当是借自汉语“红”(匣母)。

四, 汉语明、泥、疑三声母在早期借词里是鼻音。在晚期借词里, 不带鼻音韵尾的明、泥两个声母和疑母开口音节是浊塞音, 疑母合口音节是半元音w。如:

早期借词: 45号字读若 me, 见《文海》37.232, 原注:“迷惑也, 谬也, 迷惑也, 昏也, 闇也, 不对之谓”, 当是借自汉语“*迷”(明母)。第46号字读若me, 见《文海》40.251, 原注:“罗刹也, 鬼怪也”, 当是借自汉语“*魅”(明母)。第47号字读若 na, 见《文海》22.242, 原注:“驱鬼也, 送祟也, 驱鬼者之亦谓也”, 当是借自汉语“*傩”(泥母), 《论语·乡党》:“乡人傩”, 何晏《集解》:“傩, 驱逐疫鬼也。”48号字读若 no, 见《掌中珠》第18页, 原注“脑”, 当是借自汉语“脑”(泥母)。第49号字读若 ŋo, 见《文海》11.222, 原注:“言语也, 词句也, 读音也, 词也, 一切所说之名是也”, 当是借自汉语“*语”(疑母)。50号字读若 ŋu, 见《文海》80.173, 原注:“丑也, 牛也, 牲畜中牛名也”, 当是借自汉语“*牛”(疑母)。

晚期借词: 51号字读若 bio, 见《文海》59.111, 原注:“猫儿也, 捕鼠者是也”, 当是借自汉语“猫”(明母)。52号字读若 bo, 见《同音》7B52, 原注“墓冢”, 当是借自汉语“墓”(明母)。53号字读若 du, 见《文海》11.141, 原注:“奴也, 佣人也, 奴仆也, 僮仆也, 奴婢之谓也”, 当是借自汉语“奴”(泥母)。54号字读若 di, 见《文海》73.172, 原注:“没也, 沉也, 下往之谓”, 当是借自汉语“*溺”(泥母)。55号字读若gie, 见《文海》20.152, 原注:“咬嚼也, 咀嚼也, 嚼之谓也”, 当是借自汉语“*嚼”(疑母开口), 56号字读若gi, 见《同音》22A35, 原注:“艺能”, 当是借自汉语“*艺”(疑母开口)。57号字读若 wan, 见《文海》32.162, 《文海研究》释“愚顽”, 当是借自汉语“*顽”(疑母合口)。58号字读若 wi, 见《同音》9B31, 原注:“危险”, 当是借自汉语“*危”(疑母合口)。

五, 汉语娘、日两个声母在早期借词里都是n, 在晚期借词里分别是ɳ和ʝ。如:

早期借词: 59号字读若 ne, 见《同音》13B34, 原注:“逃匿”, 当是借自汉语“*匿”(娘母)。60号字读若ni, 见《同音》12 B48, 原注:“哄闹”, 当是借自汉语“*昵”(娘母)。61号字读若nio, 见《文海》8.243, 原注:“汗液也, 如挤水之谓也”, 当是借自汉语“*濡”(日母), 《集韵》:“濡, 一曰霑湿也。”62号字读若 no, 见《文海》58.232, 《文海研究》释“弱”, 原注:“懦怯也, 弱也, 有如柳树也”, 当是借自汉语“*弱”(日母)。

晚期借词: 63号字读若 ɳio, 见《同音》38B67, 《同音研究》释“女”, 当是借自汉语“女”(娘母)。64号字读若 ɳe, 见《文海杂类》8.141, 原注:“压碾也, 碾压压紧揉团之谓也”, 当是借自汉语“*碾”(娘母)。65号字读若 ʝio, 见《同音》52B26, 原注:“奶

酪”，当是借自汉语“乳”（日母）。66号字读若ziu，见《文海》53.243，原注：“压合也，团揉令熟之谓也”，当是借自汉语“揉”（日母）。

六，汉语非、敷、奉、微四个声母在早期借词里是双唇音。在晚期借词里，微母是w，其余三个声母是x（-u）。①如：

早期借词：67号字读若pon，见《同音》7A22，原注：“粪便”，当是借自汉语“粪”（非母）。68号字读若pue，见《文海》92.132，《文海研究》释“劝”，原注：“劝救也，分解争人也”，当是借自汉语“*讽”（非母），《广雅·释诂四》：“讽，谏也。”69号字读若phio，见《文海》12.111，原注：“覆盖也，遮覆也，躲匿依处之谓也”，当是借自汉语“*覆”（敷母）。70号字读若phi，见《文海》12.261，原注：“妻眷也，夫妻也，自己有男人之谓也”，当是借自汉语“*妃”（敷母）。71号字读若bo，见《文海》5.173，原注：“服也，已调伏善柔之谓”，当是借自汉语“*伏”（奉母）。72号字读若bu，见《同音》3B11，《同音研究》释“塔”，当是借自汉语“*浮”②（奉母）。73号字读若ma，见《文海》28.123，原注：“一万也，万也，数之谓”，当是借自汉语“万”（微母）。74号字读若mu，见《同音》2B61，原注：“茻蕘”，当是借自汉语“茻”（微母）。

晚期借词：75号字读若xun，见《文海》21.242，原注：“又分做之亦谓也”，当是借自汉语“分”（非母）。76号字读若xu，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屡以“府军郡县”并提，当是借自汉语“*府”（非母）。77号字读若xuan，见《文海》32.161，《文海研究》释“梵”，当是借自汉语“梵”（奉母），78号字读若xuo，见《同音》42B11，原注：“系枷”，当是借自汉语“*缚”（奉母）。79号字读若wo，见《文海》60.262，原注：“愿也，希也，用也，用也”，当是借自汉语“望”（微母）。80号字读若wi，见《文海》72.173，原注：“甜味也，甜也，不酸苦之谓”，当是借自汉语“味”（微母）。

七，汉语知、彻、澄三个声母在早期借词里是舌尖中塞音，在晚期借词里是舌面前塞擦音。如：

早期借词：81号字读若tui，见《文海》71.271，原注：“连缝也，缝纆也，使相互连接之谓”，当是借自汉语“*缀”（知母）。82号字读若ti，见《文海》73.122，原注：“置也，放置不移动之谓也”，当是借自汉语“*置”（知母）。83号字读若the，见《同音》19B25，原注：“钻穿”，当是借自汉语“*彻”（彻母）。84号字读若the，见《同音》16A77，《同音研究》释“骄傲”，当是借自汉语“*逞”（彻母）。85号字读若diu，见《掌中珠》第23页，原注“筯”，当是借自汉语“箸”（澄母）。86号字读若de，见《文海》49.132，原注：“交转也，互相受授也”，当是借自汉语“传”（澄母）。

晚期借词：87号字读若tci，见《文海》15.141，原注：“知闻解做，与汉语音相同”，当是借自汉语“知”（知母）。88号字读若tɕuan，见《文海》32.242，原注：“令轮转也，又寻找为之亦谓也”，当是借自汉语“转”（知母）。89号字读若tɕhi，见《文海》15.153，原注：“羞愧也，羞臊也，辱也”，当是借自汉语“耻”（彻母）。90号字读若tɕhe，见《文海》35.162，原注：“抽拔也，抽取也，均摊也”，当是借自汉语“*抽”（彻母）。91号字读

① 本文没能提供敷母晚期借词的例子，敷母的对应规律是据非母类推的。

② 这个字在《同音》中与另一个当“塔”讲的字组成词，后者的字形基本上是前者的左右易位，读若do。两个字合起来读budo，显然是来自佛教的“浮图”（梵文buddha的转义）。

若təhun, 见《文海》21.232, 原注: “重说也, 审做也, 语重之谓也”, 当是借自汉语“*重”(澄母)。92号字读若təhi, 见《同音》36B55, 原注: “池盐”, 当是借自汉语“池”, (澄母)。

以上列举的读音规律可以总结如下:

汉语声母	并	明	非	敷	奉	微	定	泥	知	彻
早期借词	b	m	p	ph	b	m	d	n	t	th
晚期借词	ph	b	x	x	x	w	th	d	tɕ	tɕh
汉语声母	澄	娘	群	疑	从	邪	床	禅	匣	日
早期借词	d	n	g	ŋ	dz	z	ɕ	ʒ	ɣ	n
晚期借词	tɕh	ɕ	kh	g/w	tsh	s	ɕ	ɕ	x	ʒ

三

上述新老借词的读音区别都是汉语西北方言历史音变的反映。有关的历史音变可以概括为四项: 一, 古全浊声母的清化; 二, 古鼻声母(开音节)向浊塞(擦)音声母的转化; 三, 古重唇音(三等合口)向轻唇音的转化; 四, 古舌头音(二三等)通过舌上音而向正齿音的转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谓的汉语西北方言是指中国北方自东经111~112度线以西的广大地区, 包括今天的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西部。^①这一地区所讲的近古汉语方言与东部方言差别很大, 因此, 我们以下的讨论仅限于西北, 对其他方言区的资料则不予考虑。

敦煌所出的几种藏汉对音写本约成于公元765年到857年之间, 代表了吐蕃占据陇西时期的沙州方言,^②这种方言保留了浊声母清化的最早消息。从罗常培整理的汉藏对音中我们不难推测, 西北方言的浊声母清化是分两步完成的: 首先是古浊擦音邪、禅、匣等变为清擦音, 然后是古浊塞音和塞擦音清化为送气清音。反映第二步演化的只有《大乘中宗见解》一种资料, 抄写时间也许接近九世纪中叶。

系统地反映古鼻声母向浊塞擦声母转化的资料当以唐不空金刚(?—774)所译的佛经咒语为最早。马伯乐在其名作《唐代长安方言考》中曾指出, 不空在翻译梵文咒语时用“娥”(疑母)译ga, 用“娜”(泥母)译da, 用“么”(明母)译ba, 是因为开音节的鼻声母在当时的长安方言中已经变成了带前置鼻音的ŋg、nd、mb等。^③尽管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不尽令人满意, 但我们毕竟从中知道, 一部分古鼻声母在西北方言中向浊塞(擦)声母的转化在八世纪中叶以前就完成了。

古重唇音演化的记录始见于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据黄淬伯研究, 非敷两个汉语声母在该书的反切系统中是不分的,^④这显然表明它们实际都被读成了f, 否则, 中古时代的p和ph无论如何也不会相混。《宋高僧传》记载, 慧琳(737—820)的《一切经音义》是在公元788年到810年间于长安的西明寺著成的, 那么, 其中记录的当然是八九世纪之交长安方言

① 聂鸿音《近古汉语北方话的内部语音差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0年第8期。

②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 1933。

③ H.Maspéro,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1920。

④ 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 1931。

的面貌。如果承认慧琳的反切有前人韵书为本^①，重唇音演化的完成年代就还可以再向前推半个多世纪。当然，重唇音向轻唇音的演化在西北的各个次方言中是不同步的，例如敦煌所出年代不明的《守温韵学》残卷便混用重唇轻唇，称唇音为“不芳并明”，大约就是一个分化较晚的例子。

古舌头音（二三等）也是分两步演化的，第一步是变成舌上音，这一演化早在《切韵》时代（601年）便已初具规模，到唐代中期最后完成。此后再变成正齿音的具体年代尚无法查考，但估计它必然发生在部分浊声母清化之后，因为在敦煌汉藏对音写本中只有大量浊声母清化的例子，却未见用正齿音对译舌上音的情况。

通过以上列举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西夏语中晚期借词的输入年代必在残唐五代（9世纪末）到西夏建国之初（11世纪中）的这150年间，而早期借词的输入年代则当在南北朝末期（6世纪中）到盛唐（7世纪中）的这100年间。历史文献证明，党项族人也是在6世纪中期开始与中原王朝接触的。当初他们与魏、周、隋等王国经常发生政治或军事冲突，直到7世纪上半叶，党项各部才在唐太宗的招抚下纷纷内附，成为大唐帝国的臣民。内附的党项人初次受到汉族政治和文化的强大影响，早期汉语借词的输入正是这一文化浪潮导致的必然结果。此后的党项族经历了一段较平稳的发展时期，终于在9世纪末形成了以拓跋思恭为首的藩镇势力。从这时起，党项人便不断利用残唐五代时各中原王朝的矛盾，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为正式的裂土分国做准备。出于这种需要，党项贵族集团有意地学习和照搬了中原大量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习俗，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谓：“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这种方针一直延续到西夏正式建国之初。作为其在文化上的反映，自然又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再次涌入了党项语。显然，党项族的历史情况不但确证了新老两批借词的存在，而且还使我们想到，党项人对于早期借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对晚期借词则是主动地索取，所以，西夏语中晚期借词的数量多于早期借词。

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早期汉语借词在西夏文献中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晚期借词，这是由于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之后，早期借词完全与西夏本语词汇融为一体，西夏人已经习以为常，再也不把它们当成外来词语了。

① 王国维《天宝韵英元廷坚韵英张戡考声切韵武玄之韵铨分部考》，《观堂集林》卷八。

（上接第22页）

经”、guan “光”、dzu “只”、kuṇpaṣu “恐怕是”、ibəidzu “一辈子”等，如连接词 dʒi “及”、xuo “和”、ju “又”、xuodzə “或者”、kə “可”、danʂu “但是”、jaʂu “要是”等。这众多的借用汉语的虚词，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东乡语语言结构演变的进程。

参考文献

《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K. Halliday, 1959.

《蒙古秘史的语言》，约翰·C·斯垂特著，道布译。

刘照雄《东乡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

布和等编《东乡语词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